

鈴鈴鈴……鈴鈴鈴……

電話的鈴聲打擾了深夜的寧靜，因為乾嘔感裕一已經無法安眠，在餐會中勉強嚥下的巧克力蛋糕也差點吐出來，混亂的記憶更加讓裕一頭痛欲裂，鈴聲的打擾更加讓情況惡化。

止痛藥，我需要止痛藥。

扶著沉重的腦袋緩緩地站起來，靠著牆壁摸黑前進，慘白的指尖反復摸過木質的表面，確認是書桌後便伸手往熟悉的方向，按下檯燈的開關，眼睛一下子無法適應燈光而瞇著眼，拉開抽屜摸索藥盒狀的物體。

來不及在藥物溶化之前嚥下，苦澀味在舌頭上散開，幾乎要把今天吃過的東西都吐出來，趕緊去衛生間漱口，試圖把口中的苦味沖淡。

待裕一鎮定下來後，鈴聲依然持續不斷，如果放著它不管恐怕除了裕一之外，也會有其他人無法安眠吧。懷抱渺小的勇氣，以及對未知之物的恐懼，裕一踏出了房間，在走廊上鈴聲更加刺耳。

在黑夜中搭電梯來到了GF，大廳裡空無一人，只有在櫃台上響個不停的老式電話，以及沉默的公共電話。大廳裡原本就有公共電話嗎？在裕一的心中萌生了一個疑問。

然則，更讓人在意的是櫃台電話，沒有人接聽的電話，連電話線也沒有接上，掛在邊緣左右地搖晃，活像是恐怖漫畫中出現的場面。

該怎麼辦？

管理人小姐不在嗎？

裕一徬徨地在夜中左右探望，依然沒有半個人影，大廳裡除了裕一之外沒有任何人。

他嚥下了口水，蒼白的手止不住發抖，緩緩地伸向黑色的電話，再呼一口氣。片刻後他拿起了聽筒，聲音在顫抖著：「……呃……你好？是誰？」

聽筒的另外一端沒有回應，只有吵鬧的聲音混在一起，就像雜訊一樣聽不清所云。

警笛聲。

快門聲。

夾雜些許的人聲。

雜亂無章的聲音逐漸清晰，聽見了最清楚的一句話。

「請問你對哥哥的犯罪有什麼感想？」

犯……罪……？

「在尚先生殺人之前家屬都沒有發現異常嗎？」

殺……人……？

「聽說你當天為尚先生準備便當，水瓶中的酒精也是你準備嗎？」

一連串的問題讓裕一無法反應過來，什麼犯罪，什麼殺人，什麼酒精，他完全不知道。他只記得哥哥那天出門面試，好不容易才有面試的機會，早上哥哥穿上整齊的西裝，為了節省午餐費用，裕一還準備了便當，高高興興目送哥哥出門。

到底在說些什麼？電話裡頭又是誰？哥哥殺人了？不可能！絕對不可能！

「有傳言指是受到你所創作的漫畫所影響……」

「你不擔心你的漫畫會影響青少年的心智嗎？」

喀。

在慌亂之中裕一掛斷電話。

喉嚨、肩膀、雙手，整個身體都在顫抖不已。瞳孔劇烈收縮，心臟搏動加快，氧氣循環加速，肺部急速擴張與收縮。雙腳失力無法支撐身體，就像漏氣的氣球一樣，跌坐在櫃台前。

他沒有辦法相信，他沒有辦法接受，他沒有辦法拒絕。

他最崇拜的哥哥，他最憧憬的背影，是一個沾滿陌生人鮮血的殺人犯。